

特别策划

这里有一份快乐的开学季书单，送给童年里追风的你们。愿你们的童年，浪漫且悠长，拥抱多向度的童心，沐浴自由和艺术的光芒。

奔跑吧，孩子

国宝是可以属于儿童的

□ 郁蓉

2020年的春天，我家两个小一点点的孩子都宅在家上网课，上大学的女儿毛虫也回家了。家庭生活模式突然又切换回了孩子们的童年时代。一家人时时刻刻地团在一起，欢笑吵闹，柴米油盐，酸甜苦辣。

毛虫对中国文化极感兴趣，自学汉字，自制中国小吃，每日还临摹《芥子园》画谱。有一天，她看到chinoiserie风格（一种东西方传统文化创新融合后的艺术风格，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是西方人想象出来的中国风格——奇异、神秘、和乐、理想又现实的）墙纸设计，就心血来潮地建议，在家中客厅画一幅这种风格的场景图，给我们的居家环境营造一种复古的风味。她的这个灵感一下打开了我储藏多年的欲望，我赶紧拿出我的宝贝：花枝俏线笔、小白云羊毫毛笔、一得阁墨汁，还有石青、石绿、藤黄、赭石颜料……说干就干！我们查阅了很多的资料，发现17世纪时期的chinoiserie风尚主题很明确，花鸟草虫、亭台楼阁、稻田耕牛、轻舟渔翁比比皆是。同时期，西方也开始广泛地接触中国的茶艺、丝绸、瓷器等经典传统艺术。我和毛虫构思了我们中国壁画风格的场景图，从社戏到茶庄，从家居到织坊，用绚丽淡雅的色调还原了一幅明清时期的江南风俗景象。

就在这时，戴芸发来了《你看见喜鹊了吗？》的文稿，让我心生感动。故事里聚焦了几乎所有我感兴趣的元素！故事背景是国宝级古画《清明上河图》，这是一幅集市井、村野、人物、建筑、山水于大成，并且包容儒释道三家精神的风俗画卷，而最让我陶醉的是戴芸创作的贯穿整个故事的线索——那只带着五彩光芒、象征幸福的喜鹊。

在学习完编辑团队寄来的参考书籍《大宋衣冠》《大宋楼台》《风雅宋》《我们为什么爱宋朝》等后，我开始仔仔细细地阅读《清明上河图》。为什么说是阅读《清明上河图》呢？因为阅读是一种可以去咬文嚼字的看书方式，阅读一幅画则是一种步步可以观察、捕捉要素的看画方式。从《清明上河图》里800多个人物，到牛、马、驴等交通工具，到密集热闹、人来人往的虹桥，再到去城内赵太丞家就医的母妻，一幅幅社会生活的景象，都可以在阅读过程中栩栩如生、滴水不漏地展现。我需要这种方式彻底地和《清明上河图》做一次亲密无间的沟通交流。

戴芸从《清明上河图》中选取了15个景点，让原作画家张择端化身少年端儿，在画里从头到尾鲜活地逛了一遍。在途中，端儿每一次与画中人物的互动都很巧妙、生动、随性，处处隐藏着我们凡人的小幸福。比如端儿开头隐隐约约见到喜鹊，夫人送他柳枝，见证虹桥主仆相会，与乞丐分享一个烧饼，受到僧人点悟从而开始学习画画。这是戴芸杜撰的一个故事，放在《清明上河图》里却妥帖自然。

如何化被动为主动，这是我多年创作经历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因为是根据古画延伸出一本全新的书，很大程度上是受原画限制的。这件事难呀，要抓耳挠腮地想。我想到了手风琴拆页式一书二用的方案，利用传统古画横轴从右到左打开的方式，还原传统古画书籍从右到左的阅读形式。正面是戴芸融入现代理念的故事，反面是《清明上河图》本身。有了这条设计主线，如何去植入各类有趣生动的细节又是一个难题，而我就是冲着难题来的！我不断地阅读戴芸的故事和《清明上河图》，陶醉地围绕着那只带着五彩光芒的喜鹊，前后左右徘徊。喜鹊是在天空中飞翔的，端儿是在地面上走动的，端儿找喜鹊，怎么找呢？喜鹊会不会也在找端儿呢？如果我是小读者，我想在书里看到什么呢？这样反复斟酌后，答案便浮出水面了。正面，让端儿在画里从头到尾地找喜鹊；反面，让喜鹊在画里从头到尾地找端儿。最后的目标是，让读者跟着书里的两个主角，玩两场活灵活现地穿越北宋的游戏。

具体的创作是最愉悦的。首先是人物的设定，我的职业给了我无止境创作空间。我可以随意地造一个人儿：给这个人儿穿上衣服，衣服用什么颜色，红色还是黄色？这个人儿年龄几何，应该梳什么发型？这个人的裤子是单色的还是有花纹的？这一切都是由我去组合，这是多么让我沾沾自喜的一个过程。我参阅大量历史资料，研究了北宋时期男孩子不同年龄阶段的发型，不同季节的服饰，终于，端儿在我的纸面上跳跃出来了。比如，我给端儿设计了一条红黄相间、菱形图案的裤子，红和黄是我们的传统色，而图案则是受北宋苏轼巨名画

《你看见喜鹊了吗？》
戴芸文 郁蓉绘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杂技戏孩图》中左一孩童菱纹样裤子的启发。人物敲定了，接下来是内页的风格：正面采用的是我擅长的剪纸和铅笔、彩铅相结合的手法，用《清明上河图》原画里的情节做背景，前景则把与端儿发生互动的人物和事物扩大展示，并且把这些人物和端儿的脸都显示成白色。色彩的运用受chinoiserie风格的启发，清新、亮丽、雅致。穿红黄裤子的端儿与嫩绿粉红的街景遥相呼应。反面端儿和陪伴他的小狗，则参考了《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方式，我按其人物的尺寸比例，找到有趣的景点，悄悄地把他们藏进去，让他们和原画里的人物有个互动，并且可以充当导游，带着读者汴京一日游。比如，端儿和小狗在小船上捕虾、喂鸭，在吊脚楼下看蛇，一起爬城楼……

封面设计往往是最难的，这本更是如此。因为这是一本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图画书，也是一个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的故事。我想到封面要和内文的故事有时间上的接续，并且能呈现出内文的绘画风格。于是，我是这样设计封面：封底的喜鹊在封面上高高眺望着《清明上河图》开篇中的郊外送炭驴队，故事由此展开。可是整本书中，喜鹊根本没有出现，出现的只是被它的五彩光芒扫过而苏醒过来的古画里的人们。人们都在张望，目光和手指追寻着喜鹊远去的方向。一直到最后端儿开始学画画，散发着五彩光芒的喜鹊才跃然纸上。随着画面的推动，五彩的光芒又汇聚到了封底的喜鹊尾巴上。整本书前前后后就是一个循环，无论怎样翻书，读者都会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现代的阅读形式是横排式的，小读者们通常接触的、适应的都是横排阅读，为了尊重孩子们的阅读习惯，我们首先选择横排。当我们把内文全部横排完后，问题出现了。因为画面视觉上的呈现形式是完全遵循《清明上河图》而设计的从右到左的顺序，而横排的文字每段都是从左到右的顺序，几页读下来，我自己也搞得糊里糊涂了，好像两只眼睛在打架。从设计的角度看，横排也似乎有些不协调。于是我们尝试了竖排的方式，结果出人意料，效果非常和谐。我就想，这本书是根据《清明上河图》改编的，何不利用这个机会，让现代的小读者们深入体会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文图的书画意趣？

你有没有发现：这本书的正反面设计可以对比着看？反面中，端儿和小狗的行走路线围绕着很多景点。于是，编辑想出了几个游戏的点子，我们一拍即合，很快设计出了玩法小手册。希望读者们在阅读此书时，能与传统文化和艺术产生有趣的互动。

国宝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也可以是属于儿童的。如何让小读者代入到《清明上河图》中？我记得，我家的孩子们小时候很喜欢看捉迷藏绘本——《威利在哪里？》(Where's Wally?)。主角威利被藏在不同场景的人海中，读者必须集中注意力才能发现他。孩子们往往被好奇心和好强心理驱使，会趴在地上花很多时间去找威利。所以我就想到了反面的《清明上河图》里藏入端儿和小狗，目的是引导读者从头到尾把《清明上河图》看一遍，找出所有的端儿和小狗，不知不觉中就能学到北宋时期的社会习俗和乡土人情。用玩的方式让孩子们爱上国宝《清明上河图》，这是我的“小心机”。

回到故事的核心主题——幸福。现代生活中拥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可是这样的拥有并没有让我们更幸福快乐，真正的幸福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点滴里。戴芸很好地利用了《清明上河图》中的市井生活，启发我们去发现和抓取身边的小幸福，用生活细节点亮我们的心。这也是我想通过鲜活画面，传递给读者的。



公牛不都想成为斗牛

□ 王园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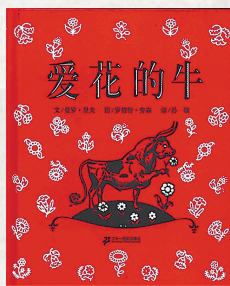
有人身处人群依然孤独，有人独自一人却灿烂如花。幸福可以是成为那登高之人，一览众山小，也可以是三两好友于微风和煦中静坐。不论何种幸福，最重要的是那个追求幸福的自己。人生没有既定的轨道，恰如《爱花的牛》告诉我们的，人生不过是一张拼图，我们总在前进中寻找自我的碎片，不断重建自己。

在《爱花的牛》中，我们的主角费迪南，作为一头越来越强壮的公牛，只喜欢花，喜欢“静静地坐在树荫下，闻闻花香”。而其他的公牛呢？“成天打架，用角去刺对方。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参加马德里的斗牛大赛。”爱花的费迪南，却因为大黄蜂的出现，意外地成了最凶猛的公牛，去参加马德里大赛。但费迪南没有被欢呼声裹挟，没有理会斗牛士的刺激，他只是看着“女士头上那些漂亮的花”“静静地坐下来，闻着花香”“人们只好把费迪南送回家”。回家后的费迪南，“依然坐在他心爱的树荫下，静静地闻着花香”“过得很幸福”。

费迪南是一头勇敢的牛，勇敢地让自己成为那特立独行的牛，不被定义，坚持爱花。不同于其他的公牛，他强壮的外表下，有一颗柔软的心，喜欢静坐和花香，不喜欢战斗。勇敢不是冒险，不是轰轰烈烈，不是打架，而如罗翔所言“是一种坚持”，是一种温柔的反抗。费迪南坚持着自己的热爱，尽管它不能带来荣誉，却能带来内心的富足与慰藉。费迪南“有幸”成了最凶猛的公牛，但他依然选择自己的热爱，没有理会标签、定义，看起来无聊、不合群、孤独的生活，过成了浪漫且悠长的幸福生活。

圣·埃克苏佩里说：“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绘本不仅是为孩子准备的，也是给大人看的。费迪南勇敢活成自己，而长大的我们，却深陷定义、标签、人潮，失去了表达自我的能力，回头看看来时的路，那个更纯粹的自己是否依然可以被寻回、被拥抱、被偏爱？绘本用简练的文字展示生命和生存，用精准的画面表达喜悦和感动，这是来自心灵的力量，它为孩子感性书写，又为大人寻找失落的美好。

“不被定义”，不是叛逆，不是标新立异，是勇敢，是坚持。不管是成人还是儿童，往往被定义，但那些与众不同，那些定义的反面，才是最动人和最真实的。孩子不需要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公牛也不都想成为斗牛。



《爱花的牛》
曼罗·里夫/文
罗伯特·劳森/绘
孙敏/译

爱的历险记

□ 吴镇宇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关于爱的定义。奥尔罕·帕穆克认为，爱是想要听到你的消息；到卡佛这里，爱似乎变成了关于彼此的回忆；在木心眼中，爱又摇身一变，成了那句“多给我读诗好吗”……爱是这种奇妙而又吸引人的情感。我们总想极力去追寻爱的定义，却总是捕捉到它的剪影，当我们回归童心，以最纯粹的眼光追寻爱时，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它呢？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给出了答案，这似乎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却回答了普通人爱与被爱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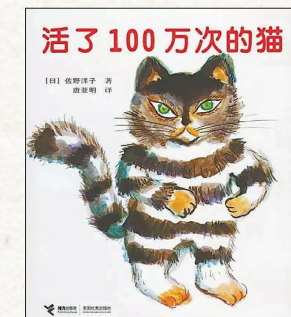
佐野洋子用精美的插画故事讲述了一只猫从被爱到爱他人的故事。作者并没有开门见山地回答什么是爱，而是让我们跟随这只猫开始关于爱的冒险。这是一只活了100万次的猫，在猫过往的生命中，有着许多主人，国王为了荣耀，魔术师为了营生，水手为了解决船舱中的老鼠，饲养着猫。他们把猫当作工具，却也为猫流过眼泪，然而，在占有的姿态面前，猫似乎一点也不开心不起来，哪怕人类为它流过再多的泪，也无济于事。“我已经不在乎死不死了。”可见爱不是傲慢给予，占有并不是爱。

在这只猫的第N次生命里，它获得了自由，学会了保护自己。获得自由的猫对爱充满了恐惧，似乎，爱别人便为自己戴上了枷锁。它不断重复着“我可死过100万次呢，我才不吃这套”。它拒绝了遇到的每一只猫，直到遇到它的白猫。面对白猫，它诚惶诚恐，它拥有很多爱，却不懂得如何去爱，所以当它望向白猫，只是夸耀着自己的经历，换来一声“哦”。第二天、第三天……它并没有放弃，似乎，爱一个人可以卑微到尘埃，直到说出那句：“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吗？”阿兰·巴迪欧在《爱的多重奏》里说：“爱总是朝向他人的存在，他人带着他的全部存在，在我的生命中出现，我的生命于是就此暂时中断而重新开始。”爱将过往彻底清零，从今往后，我们也不再是那个自己。也正是从爱他人开始，爱似乎成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后来，白猫生了好多可爱的小猫，猫再也不夸耀自己的经历，它比喜欢自己还要喜欢白猫和小猫们。我们又何尝不是这只猫呢？爱一个人时，对方无疑成了我们生命的源泉。我们成家立业，做了父母，子女的幸福便大于了自己的幸福。似乎我愿意为了你，试着去爱世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生命和爱的体验。

可是呀，爱终有消失的一天。故事的结尾，白猫离开世界，猫抱着白猫，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爱是痛苦的，但是，痛苦是否没有尽头？我们又是否应该开始？在故事的末尾，这位死了100万次的猫再也没有活过来。爱不但成全了猫，也成了生命的终点，爱留在了子女及恋人的记忆中。正如《寻梦环游记》中的精神世界，一个人的死去并不是终点，只要被爱的人铭记，他不会消失。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是普通人一生关于爱的冒险，它跨越时空，却也给人以力量。



《活了一百万次的猫》
【日】佐野洋子 著
唐亚明 译
接力出版社

书事

文教路觅书

□ 朱小毛

去年6月底，有机会再到省会南昌青山湖师大参加一个全省性的业务培训。这正暗合了我一个久违已久的心意，心中不免陶陶然。

下午乘车抵达目的地，办理入住手续，稍事休息。晚餐之后，天色尚早，阳光依然热烈。夏季昼长夜短，我跃跃欲试，决心趁礼拜访文教路，一为消食，更为觅书。

文教路在师大北边，两者仅一墙之隔。名字取得应时景，因为省内老牌名校——师大校园的强力支撑，彼时的文教路名副其实，能与文化教育结缘，印证了它的文化底蕴，盖近朱者赤之故。

近水楼台，原先商铺林立，书店充盈。例“Y”型巷弄，售卖书籍的店铺鳞次栉比，倒也繁盛，成了省城赫赫有名、影响深远的旧书一条街。象牙塔里的学者们都纷纷到这儿的旧书堆里拍灰扬尘，淘宝寻珠，乐而忘返。

我这人有个毛病，每去往外地，一不为爱人购衣，二不为小孩买吃，唯喜欢到当地书店走一圈，拎回大包小箱的书，占据着家里面积拘谨的地盘。有些人一进我家，便能嗅到室内一股陈腐书味，而我痴痴地认为，那是独有的书香墨味。时间一长，次数一多，惹得家人很不高兴。我低头认罪，却死不悔改。

依稀记得，最早一次到文教路，是12年前，那时便对旧书一条街早有耳闻。当年，文教路店铺像多胞胎一样，一字排开，宽不过四米一，除进门外，三面墙上的书籍“壁立千仞”，什么都有，大中小学教材，考研读博资料，文化艺术、政治军事，古籍志书、年鉴选计……应有尽有，叫人眼花缭乱，遂紧挑慢选，挟几本“砖头”回家吧，也算解心头一时之快。

最近一次，是在4年前。时移世易，文教路大多人去书空，书铺改作其他商用，不复当年鼎盛。只剩几家尚开着，呈日薄西山之势。究其原因，除师大新开新址外，主要的恐怕是掌中资讯的发达，青年一代不复有当年阅读纸质书的热情。

这期间，只要有机会进省城，我就会去文教路逛逛。去一次，带十几本书回家，犹如抱得美人归，喜不自胜。譬如，我曾淘到20世纪90年代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史记》《徐霞客游记》两套精装图书，详尽丰赡，每本均价5元左右，比如如今动辄一本几十、上百元的书价，真是物超所值。让我窃喜了几番。

傍晚时分，正遇下班高峰，人们避开了太阳的锋利，文教路路面不宽的街道，竟也人流穿梭，车辆繁忙。我边走边寻，早年曾经一家挨一家的书店呢？都去哪儿了？

我走一逼来，返一逼去，终于在众多店铺中，发现了最后的三家书店。然而，它们的生存空间越发局促狭窄，书与书的过道只容得下一人，不允第二者插足。实在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书店的老板对顾客的光临，爱理不理。有的在门前的小方桌上，与他人搓上了麻将；有的与熟人站着闲聊；有的坐在躺椅上，与手机亲昵。买与不买，书都在那里；走与不走，似乎都与他无关，表现很淡定。

斯情斯景，我不禁感叹唏嘘，心有戚戚。无论如何，毕竟还有三家书店依旧在坚守自己的三寸之地。不怪三家经营者，还感谢他们。是他们，给我们这些爱书人留下了念想。既然来了，就要选几本书回家，方才不虚此行。

我想，若干年以后，都不会忘却文教路觅书的情景。因为，书本不死。

